

錢塘烽火憶當年

(四)

李 楚 狂

間關赴渝參加訓練

——八年抗戰浙江歷險記

民國三十年四月，在出席各縣擴大縣政會議告一段落後，覺得專署督導縣政之方式，業已獲得各縣肯定接受。爰思作進一步之鼓勵，擬將各縣民財建設之現況與往昔比較之進度，用統計圖表來表達，俾以相互觀摩，並配以其他生動之實物，如各縣特產之生產與製作過程之照片、模型及圖畫等，舉行一次特創之第四區行政展覽會。各同人亦咸表贊同，正在籌劃設計進行，忽接省政府通知中央訓練團調訓，祇得將是項工作囑由各科先作準備，即日束裝登程。調訓同行者，有省黨部委員兼東南日報總編輯劉湘女兒（現任立法委員）、永嘉縣黨部委員葉繼輝兄。自金華乘浙贛路火車，經江西轉湖南、廣西、貴州至重慶，均有公路、鐵路可以銜接，途程雖遠，但同行有伴，途中亦不致寂寞。贛省雖在戰時，一般物資缺乏，但餐館飯菜較浙省低廉，通都大邑均有「陶陶旅行社」。床鋪整潔，並有衛生設備，行旅稱便。一入湘境，公路建築尤為良好。至長沙初嘗長箸大盤之飯菜，豐盛紮實，對飢腸轆轤之旅客，頗為過癮。午後天雨，無法遊覽。該地人力車之拉車者，長衫釘靴，緩步徐行，一副斯文氣派，據云坐車不能加以催促，否則彼將車停下

，驅客下車，誠所謂湖南人之驕子脾氣。繼續西行，由粵之曲江至廣西柳州轉赴貴陽，沿途山嶺重疊，尤以黔省為甚。田畝既少，農村均為簡陋茅草房屋，較大者均高架，人居其上，下畜牛豬。民諺所謂：「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民無三分銀。」是為該省天時、地理與民生寫照。至貴陽等候入蜀之長途汽車，須登記排班；在旅館候車達一星期之久，天時陰雨，道路泥濘，離開附郭有名勝花溪，有遊覽車可直達，因須不時探詢班車開行時間，亦無心遠往遊覽。城區市塵淅淅，房屋破舊，無可勝覽。同行中惟葉繼輝兄善飲，日以當地茅臺酒淺斟低酌，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據傳茅臺酒之成佳釀，乃出自偶然。茅臺係黔省之一小邑，某大戶釀酒較多，因避寇亂舉家遠出，行前將釀成之酒存儲地窖中，數年後寇平返里，發現窖中酒，味醇而芬香甚烈。其後所釀之酒，皆貯地窖中數年而後飲，鄰人亦相率效之，名馳遠近。乃大量釀製出售，各酒廠中以某記（惜忘其名）為正宗，顧客重視，銷路亦最廣，因之同業各廠相率仿冒。最妙者此正宗酒廠之主人所開設之印刷鋪，却代印各仿冒廠之招貼，怪而詢之，據告自抗戰以還，過往商旅日多，吾廠中之酒，不足應付，故同業之仿冒，亦祇能眼開眼閉，代印仿冒招貼，亦樂得做一筆生意。足

見往昔未有商標登記制度，以致商家之商標權利無法獲得保障。如杭州之剪刀鋪，其招牌均為張小泉，並有老張小泉、真老張小泉、真正老張小泉，更有將家譜世系詳列於招牌之怪現象。

一星期之苦候，終於登上班車。由貴陽至重慶，在桐梓一帶，已多山田，農家居屋較勝黔東。一入川境，農村景象迥然不同。山多土坡，闢為層層梯田，整齊美觀。在綦江附近，車從高峯下駛，路作司愛形盤旋上下，凡數十匝，中經一處，內為峭壁，下臨深壑，轉車略一差池，即墜深壑之中，粉身碎骨，咸稱其地為吊死巖。觀此危岩仄徑，乘客莫不心中惴惴。俯視谷中，尚有墜車殘骸，更令人怵目驚心。但其壁間鑄有擊窠大字題曰鈞絲巖，却頗為輕鬆而具詩意。就此處之現實環境，既不臨江，深壑千丈，非垂釣之地，鈞絲巖名稱雖雅，但不切合現況；或者一般通稱之吊死巖，名稱過於駭人，題此諧音之名，以沖淡行旅之恐懼心情，也未可知。到達陪都重慶，即赴復興關（原名浮圖關）中央訓練團報到。本梯次為第廿五期，所調集者均為接近前線之專員縣長及省市黨部委員；浙江調訓之專員，尚有第一區專員汪一葦（浩）兄。訓練團長由蔣委員長兼任，教育長王東原，開訓時蔣委員長親臨訓話，對前線黨政人員艱苦奮鬥，支持抗戰，備致

昂勉；並詳述長期抗戰之國策，分析國際對我有
利形勢，指出當前敵我對抗消長情形，以強調最
後勝利必屬於我。各學員聆聽之後，倍感興奮，
對我最高領袖五年堅苦抗戰中，瘁精勞神指揮全
國戰場，仍然精神奕奕康強如昔，尤深感喜慰。

裹綁腿苦空襲更苦

此後升旗禮由教育長王東原主持。此公步履
姿勢以及講話語調，刻意模仿團長蔣公，其功架
儼如演戲，學員對之，無不竊笑。團中最感苦惱
者為打綁腿，因我腿肚較粗壯，綁緊則行路脹痛
，稍鬆不時脫落，操場中時出洋相。同時夜間演
習，須在數分鐘內全副武裝，裹綁腿費時較久，
亦常常落後。此外共同之苦事，為避警報。當時
敵機頻來轟炸，必須背負全副裝備，攜帶槍枝跑
步前往後山之防空洞，人多洞窄，又值炎夏，悶
熱不堪。如近襲重慶，敵機投彈逸去，即可解除
警報；如遠襲成都或其他城市，必須待敵機返航
離開重慶後，警報始行解除，往往長達二三小時
，臭汗淋漓，擁擠一室，令人頭昏氣塞。最有收
穫者為座談會，各人報告工作情况及經歷，不惟
可交換彼此工作心得，更可加深學員間之相互認
識。教育長亦指定學員在晨會中報告，我與劉湘
女兒均被指定作報告一次，前一日接通知後，欲
求精簡扼要，抽空連夜準備講稿，亦一既興奮而
又緊張之事，幸向獲好評，浙江之學員亦能引起
團中重視。結訓之前，最前線工作之學員，並蒙
兼團長蔣公召見，在官邸備有便餐，座中溫語垂
詢工作以及家常，使人如沐春風，益增感奮。

遊覽桂林陽朔山水

結業後，與汪專員一輩兄相約往灌縣參觀都

江堰水壩，並順道一遊青城山。因接專署電報，
敵騎渡江南犯，祇得放棄此行，趨程趕返。途經
桂林時，向上饒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電詢浙東戰
況，據告敵軍僅佔據諸暨，並未繼續前進，估計
敵軍兵力一時無力續進，我方已將諸暨至金華鐵
路拆毀，並派軍隊在鐵路兩側防守，已足以阻遏
敵軍。一輩兄謂古人云：「桂林山水甲天下，陽
朔山水甲桂林。」我們既已途經此地，不妨順道
一遊。我曾閱前人遊記，前往陽朔應由水道前往
，可飽覽灘江之勝。乃轉車至柳州，雇一小舟，
溯灘江而上。江水清澈見底，游魚可數。江流曲
折，常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之勝概。兩岸青山錯落，嵐翠迎人，清風拂面，
雖在盛夏，幾忘溽暑。傍晚抵達陽朔，縣城不大
，因在戰時，遊人稀少，市面頗為冷落。惟在江
中停棹凝眺，見千峯重疊，雲封霞繞，清澈灘江
，縈迴其下，宛如嫦娥仙境。我們因旅程所限，
未能深入，但即此亦足以領略陽朔之勝概，可謂
不虛此行。因公路車已收班，仍乘原舟返柳州，
炎夏泛舟夜行，更饒雅致。月下閒談，論及所謂
「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譽，未免誇張過甚。初至
其地者，見到奇峯突起，頗感驚奇，但未有連綿
山谷之襯托，缺乏幽深之致。猶如小兒學畫，不
成章法之亂筆塗抹；因與一輩兄信口聯吟，曾咏
有如下一絕：

桂林山水甲天下，到處孤峯拔地生；

此是小兒初畫稿，一丘一壘亂縱橫。
前此戲作，不無唐突山靈；曾慕名旅遊者，
或亦具有同感。

構築工事防敵南下

趨程返浙後，知敵軍南犯時，金衢一帶確甚
震動。省政府且一度遷至松陽。專員公署因早有
應變準備，如前方有敵軍南犯警訊，即將署中重
要文件檔案及職工眷屬，後遷至武義預定根據地
，故職員未有家累後顧之憂，能鎮定不亂，在危
城支持應付。各縣亦能同樣因應，深感欣慰。

數月以後，敵軍並未有南犯企圖，省政府亦
已遷回方岩，於是人心更趨安定，市面亦恢復繁
盛。行政展覽會所需資料，各縣均已陸續送齊。
其中除精美統計圖表外，並有照片、實物，內容
相當生動。於雙十節在專員公署開幕，為期兩週
，參觀者均覺生動而有意義。除區內各縣人員陸
續前來參觀外，鄰區各縣聞訊亦遠道前來。黃主
席並親蒞臨詳細參觀，認為頗有創意，於是各廳
處亦陸續有人前來，署內同仁暨各縣經過數月忙
碌，覺得有此收穫，咸表欣慰。同時亦深感東南
日報與正報詳為報導之助。按東南日報為省黨部
委員胡健中兄所主持，銷行徧及全省，為東南具
有地位之新聞紙。健中兄筆政之餘，雅擅清談，
賃居柴場巷寓所，與專署有便門可通，望衡對宇
，時可過從。胡夫人善烹飪，能作精美素食，我
因亦常作不速之客；餐後閒談，對政治與社會興
革事宜時抒卓見，獲益尤多。正報亦為省黨部委
員吳望汲兄主持，由金華縣黨部錢伯起（震）負

責編輯，銷行亦廣。兩報均在浙江抗戰烽火中宣導長期抗戰國策，報導國軍英雄作戰及人民忠勇殺敵事蹟，鼓舞民心士氣，貢獻至鉅。播遷來臺，龐大設備器材，運輸困難，均未能易地復刊，至足惋惜。迨至冬間，中央為配合盟軍就近轟炸東京，衢州未完成之機場，命令趕工修復。省政府接奉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命令後，轉飭鄰近各縣全力協同辦理。因當時浙東既無水泥，更乏鋼筋，欲能供給盟軍重轟炸機起降之跑道，惟以巨石土石填築。於是附近各縣征集民夫數千人入山伐木，並須人工背負遠送至機場工地。當時壽昌縣因重要一批木頭須限期趕到，適為陰曆除夕，天又降雪，鄉民頗有難色，縣長林希岳（係林森主席之族姪）為達成任務，乃率先背負一木，帶隊前往。舊時鄉人對縣長極端尊重，見父母官亦躬親參加運送，乃踴躍冒雪出發，亦足見當時地方官之忠恪盡職，與人民之淳樸忠誠。中央為加強機場之保衛，由第六戰區抽調王耀武與丁治磐兩個攻擊軍來浙增防，第十集團軍調赴浙西，金華由第四十九軍接防。軍長王鐵漢（東北人），九一八事變時任團長，駐在瀋陽北大營，為抵抗日軍最早的軍人；抗戰勝利後任遼寧省政府主席，嗣間關來臺，與東北同鄉從事工商事業。王鐵漢當時駐防金華兼任金華城防司令，我以區保安司令關係，亦兼任城防副司令，並負責督飭金華地區構築防禦工事。四月十八日午夜，美空軍杜立德隊長率領重轟炸機十六架，乘黃蜂號航空母艦，自太平洋起飛，轟炸東京，日人猝不及防，傷亡慘重。回航擬在衢州降落時，因迷失方向，

飛機全部墜毀；杜立德隊長中途跳傘降落在於潛天目山，他的座機墜落在於潛與寧國交界之吳天關，已摔成數段。幸杜立德已將東京投彈的照片和轟炸瞄準器取下，隨身攜帶，使這次戰果不致湮沒。其同機二人大概跳傘較先，降落在富陽青雲橋，均由當地民眾送至地方政府，妥為接待，再行派人陪送至後方。敵寇受此重創，嗣偵知我衢州機場業已修復，認為盟軍飛機係在衢州機場起降，蓄意報復並佔領該機場，以除心腹之患。乃集合三個師團（番號五個師團）之兵力，一路由諸暨沿鐵路線向金衢進犯，一路沿公路向永康、武義攻擊。五月初敵寇在杭紹一帶大量集結軍隊。走單幫之商販，早有敵騎大舉南犯之消息，省政府方面尚在半信半疑之中。同時建設廳舉辦之工商展覽會定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開幕，通知早已發出，不願臨時改期。省政府以為在金華、義烏一帶我有重兵部署，縱敵騎進犯，沿途遭受阻擊，當有若干時日相持，故仍欲依期舉行。此時我為防敵機空襲，令飭各縣政府從事緊急疏散，並加緊部署應變，同時專署本身亦將重要文卷檔案及職員眷屬仍向武義山區疏散。開幕之日，市面風聲益緊，建設廳伍廳長親來主持，黃主席亦蒞會致詞；各縣及地方首長，均不得不到會捧場，但均各中心惶惶。

羅店會議部署撤退

迨至傍晚，忽接黃主席電話，囑迅速至羅店開會，我預測或有緊急指示，乃囑秘書詹晉沅（世驥）兄，等候電話通知情況。到達官邸時，見

抗衛總司令部及駐金華保安部隊首長與參謀人員暨金華縣長等均已入座。黃主席面色凝重，宣布頃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電話，謂敵寇此次南犯，調集龐大兵力，在浙江方面約有三個師團。在金華地區接戰，至為不利，須後撤至金山附近，會戰聚殲。金華地區應堅壁清野，予以放棄，故指示金華城區限明日午夜以前撤退，專員公署可向武義方向轉進。宣平先劃屬第四區，建德另劃他區，我再通知民政廳辦公文。

我素知宣平縣長葉家龍倚仗與李秘書長同鄉關係，且宣平僻居山區，省中少有人前來，故在邑經常打牌，不理政事，如歸屬四區，督導指揮，頗多困擾。時浙西行署軍務處長傅揚誠已回任保安處參謀主任，黃主席令調在金華作侍從參謀，正與我接席而坐。我將此意相告，正擬起立發言請主席收回成命，傅急從旁力扯我衣，不令起立，謂汝真書生，主席此項安排，正為令四區多一退守之地。武義山區並不深廣，稍一移動，即將出境；宣平全境山嶺重疊，可以進出自如，奈何拒絕主席此種善意？我深感其及時指點。蓋傅兄人極精幹，任事負責而守法務實，在浙西行署共事八月餘，頗為相得；此次得其及時熱誠指點，於我助益甚大。此番敵軍南犯，四區各縣全部淪陷，為時三載有餘，幸有宣平可資退守，得以安定指揮全局。惜傅兄來臺後旋即以肺疾逝世，盛年喪志，愴痛無極！

在羅店會議以後，返署即行部署撤退及督導各縣應變事宜，幸署中職員眷屬已先行疏散至武義山區，各人身無家累，均能專心作各項緊急部

署。在各縣惟義烏位置在浙贛鐵路線，敵軍從諸暨出發，首當其衝。縣長章松年雖老成負責，但身弱多病，恐難勝任此緊急應變工作，必須派人協助；但需與彼素相熟稔，得其信任合作，方不致喧賓奪主。因思署中視察楊蔭漁兄，曩在安吉曾任章之民政科長，為其舊屬，當可相契無間，乃派其前往協助。幸蔭漁兄勇於任事，在軍民紛亂後撤中，隻身冒險前進。

專員公署依照黃主席指示向武義方向轉進，有公路可以直達，馬車上尚可裝載無線電臺等笨重物品。一面通知金華縣政府與縣黨部向「南鄉安地」方面後撤，各金融機構各就預定地點分別作緊急疏散，並飭警察局派警保護；一面並與城防司令部商定專員公署在夜間十時最後離城。當時我最耽憂者，專署主要幕僚秘書詹誓流兄雖年輕幹練，但接事未及三月，恐處理緊急行動，難以應付。嗣見彼協助分配工作，井井有條，文武職員亦均翕然聽命，始覺釋然。蓋我與誓流兄素不相識，僅在三月間出席義烏縣政會議中，伊代表民政廳出席指導，聽其致辭，指陳縣政設施切實而有條理。會後同宿縣政府聯床共話，知其參加高等考試錄取後，復經中央政治學校修業，成績優異，分發浙江省民政廳任視察，對縣政設施頗具見解，實為督導縣政不可多得之人才。先是署內秘書錢壽庚兄，人極謹飭，公文亦甚嫻熟，所惜性較懦弱，對軍職人員之桀傲者即無法應付，必須我親加處理，不無缺憾。三十年日寇第一次流竄，僅佔領諸暨，並未繼續南犯，副司令對彼之處理因應頗有煩言，萬一局勢再度緊張，內

部主持不得其人，勢將增加困擾。因思錢、詹兩兄同為民政廳視察，商請互調，應屬可能；故在臨別之際，竭誠邀請屈任專署秘書。彼以現任職民政廳，此事應由阮廳長同意決定。乃立即電商阮廳長，請將錢壽庚兄與詹誓流兄職位互調，幸蒙首肯，當促迅即到職視事。此次敵騎大舉南犯，幸獲此得力臂助，得以因應數次艱險事變。

火光燭天撤離金華

在撤離工作已大致部署就緒，乃再往城廂市郊，作最後之巡視。見電話局尚有甚多機器未曾運走，急詢其故；據云無法履伏挑運，祇能困守於此，實屬焦急萬分。乃立即通知警察局設法出高價代為履伏挑運，彼等得此意外援助，感激萬分。傍晚派人走告，謂彼等正待出發，為探查敵踪，截聽前方電話中，在永康方面已有日本兵通話，恐敵人已向此處進攻，故彼等不敢沿金永公路向麗水後撤，將經龍游至遂昌、松陽後撤。我得知此訊息，亦將撤退路線改由金華南鄉轉往武義。迨晚間十時出城，行不數里，最後守城部隊為掃清射界，已放火焚燒附郭房屋，一時火光燭天，景象至為悲壯。行至中途，檢點隊伍，發現無線電臺與臺長尚未趕上，乃在路旁稍憩；約半小時許，仍未見踪影，乃覺事態嚴重。因屬山區，全賴無線電臺與各方聯絡，否則將失却耳目。平時因避免敵機空襲，電臺係租借郊外民房工作，故出發時通知途中會合，照理應不致延遲半小時之久；同時胡臺長新婚之妻係金華人，因新生一男尚在襁褓，故未參加眷屬集體疏散，當決定後撤

時，亦曾通知彼可攜眷同行。今久候未至，猜想必係受家牽累，但必須說服其能挈眷同行，否則夫婦遠隔，絕無法安心服務，需要高級人員保證其生活及安全，且善為說詞者。正躊躇間，誓流兄自告奮勇，願冒險前往一行。我深喜伊能冒險前往，必能達成任務，原擬分自衛隊一班護送，彼不願攜帶多人，僅擇金華籍之士兵一人隨行，相約在武義與宣平交界之下陽鎮會合，再定行止。我等登山陟嶺，越日抵達下陽，始悉敵軍早已由永康佔領武義，義烏、金華均已淪陷，幸電訊局及時告知截聽前方電話，永康已有日兵通話之消息，否則我等從金永公路前往武義，恰與敵軍正面遭遇，後果將不堪想像。

下陽鎮原有省政府保安大隊駐守，以掩護省政府之後撤。專署抵達後，保安大隊即行開赴松陽。專署保安隊祇一連人，兵力單薄。下陽為武義之通衢，佔據武義之敵軍，時有少數士兵在下陽附近刺探活動。全署人員已在此等待三天，仍未見詹秘書和電臺前來會合，想途中必有阻礙，為全署人員安全計，分一班人在下陽留守，並由參謀一人駐留，與後方保安處保持電話聯繫，其餘人員撤至附近山村成隴，暫時安頓。繼續等待月餘，詹秘書一行仍杳無消息，真是焦慮萬分，萬一途遇敵人，遭逢不測，真有伯仁因我而死之憾。最後乃自往下陽，親與保安處王副處長雲沛兄通話，請保安處電臺代為呼叫本署電臺，探聽下落。結果王副處長答稱，四區專署電臺工作異常努力，每日從湯溪方面，有重要敵情報告保安處。我聞悉此訊，真是喜出望外，乃請其轉告專

署現在下陽附近之成龍，請其即行前來歸隊。一星期後誓流兄率同電臺暨臺長夫婦一行，攀大高嶺跋涉前來，相見之下，真是喜慰萬分。據誓流兄述告，當時冒險返回金華城郊，因途中已時聞槍聲，不敢再走大道，由小徑繞道而行，到達電臺駐地天已黎明。而胡臺長因妻子牽累，不敢隨專署長途流徙；正徬徨無主中，幸誓流兄適時到達曉以大義，分析利害，始攜帶妻子及服務員隨同轉進。但探悉敵軍已進佔武義，故祇能轉向湯溪。途中數遇落伍散兵之騷擾，歷盡艱險，幸又會合徐葆松視察率領民生農場之農夫，共同至湯溪塔石鎮。時許縣長正被一部份自稱奮勇隊的游擊隊，要索米糧副食供應，困擾不堪，經詹秘書以專署負責人名義為之折衝。當時敵軍未曾入境，而散兵游勇却成羣結隊而至，縣政府苦難應付。因是留住詹秘書代為應付，經月餘，獲得保安處電臺通知，始行趕回宣平，與全署人員會合。

古剎安身鎮定民心

詹秘書返署後，有一電臺對各方聯絡，各縣情況亦易了解。當時獲知敵軍除進佔衢縣江山外，並已直撲上饒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四區各縣已全部淪陷，逆料此番敵軍企圖，不僅破壞衢州飛機場，且欲長期佔據此一地區。現在駐地成龍僅百餘戶人家，並無祠堂等公共房舍，長時寄居民家，雙方均感不便，乃派員四出尋找新根據地；嗣查得距宣平縣城二十餘里，民政廳曾有儲藏全省地籍冊之倉庫。因日軍南竄，地籍冊又往後移，現僅留一人看管空屋。乃與毅成兄電商，蒙

允借用，即行遷往。該處有樓房三楹，勉敷辦公及宿舍之用；旁有清修寺，係一古剎，故民間即以此寺為地名。寺尚宏敞，足為保安隊之駐所。該地為一狹長小平原，亦為宣平至武義之通道，為安全計，電臺及重要文卷，均設置在附近較高之後湯山村。部署稍定，宣平縣長葉家龍即來晉謁，想已獲得民政廳通知，該縣已改隸第四區，報告縣政近況，並訴述該邑地瘠民貧，縣政無法推進之苦況。我見其身著藍紡綢短褂，隨帶衛兵亦着便服。據地方人士述告，彼深懼敵軍進襲，不敢在縣政府辦公，經常避居郊外農村。我乃正色告誡，縣政府為一縣民衆之領導中心，縣長尤為全縣民衆崇仰之首長，當效軍事動亂時期，民衆如失却中心領導，人心潰散，不肖之徒乘機搶劫，社會秩序一旦崩潰，禍害將不可勝言；故促其務必督率員工在縣府辦公，並須穿着制服，以表彰公務員之身份。同時專員公署在距城二十餘里之前方，對於敵軍之行動，派有情報人員及保安隊崗哨，一有情況，當立即電話通知縣府，可以從容轉進。有此前衛，縣府同仁儘可安心照常工作。彼見專署職員全部穿着制服，保安隊官兵亦服整齊軍裝，相形之下，亦覺踟躕不安。經此嚴正告誡，彼不得不換着制服返回縣府辦公，城中人心因而大定。

劫後重逢互道險阻

武義縣長葉斐因被省調職，該縣被敵軍佔據後，縣府退守山區根據地，敵軍復不時派隊至山區搜索，非有軍事經驗人員，無法沉着應付。且

武義又為專署之前衛，尤須與專署行動上能密切配合者，較為適宜。乃電省保薦本署副司令蔡一鳴兄繼任，省府允准後，另派黃錦吾繼蔡為副司令。時敵軍更深入處屬山區，松陽、麗水相繼被敵攻佔，省政府已從松陽再遷至青田東鄉之東坑，民間謠傳省政府已撤往福建。一時地方退伍軍人及豪強之士，紛紛組織游擊隊，四出收劫鄉鎮自衛除槍枝，儼然羣雄並起，混亂不堪。聞知永康呂戴之長公子呂思揚，亦領導鄉里子弟組成一大隊，我乃與彼商洽，請其編列為第四區保安第二大隊；經其首肯，關於餉項專署祇需供給公糧，惟槍枝、服裝必須由省發給。此事必須面陳黃主席方可解決，乃電請督省述職。先是擬增編保安大隊，黃副司令主張收編游擊隊，予力駁其主張錯誤；蓋收編他人部隊，必須具備兩項條件之一，首則本身力量雄厚，對方如不遵從收編，可以包圍繳械；次則對方為其舊部屬，以老長官之身份，令其仍歸轄下。如無此條件，貿然進行，徒惹事端而已。我知其私意，以為由彼收編之部隊，可以聽從其指揮，故臨行之時，再三告誡。現擬改編呂思揚之部隊，因其父親戴之先生為革命前輩地方紳耆，省政府或能同意，如收編雜牌游擊隊，絕難獲省批准，萬勿受人蠱惑；同時並囑誓流兄與周大隊長多加注意。抵達東坑時，省政府與省黨部均同在一處，劫後重逢，互道長途後撤之歷險經過，至於深夜。東坑雖為山僻農村，但夏屋渠渠，連棟接宇，遠逾城市，故若干省級機關寄寓其間，並不感覺局促。想當年同里之人均追隨劉伯溫先生紛紛出仕，迨告歸田里，不

免大營第宅，非親履其地，誠難使人相信深山窮谷中有此古樸宏偉之壯觀。

關於增編第二大隊事，財政廳黃植之廳長認為大隊士兵係鄉里子弟，祇需供給公糧，省方當無問題。惟人事武器，恐保安處或有意見，須經主席批准。現主席在龍泉大港頭，正擬明日轉道前往。夜間突接署中電報，謂昨夜後湯根據地被游離部隊衝入，副司令被擄；乃急電話報告黃主席，允即令派保安隊一營，由我率同返回宣平進行追剿，迨省保安隊進行追擊時，該批游擊隊已逃竄至諸暨附近。該地為敵軍據點，有重兵駐防，保安隊未敢輕進，遂無功而返。我回至署中，深幸並無人員傷亡，電臺、印信、重要文件等，亦由各人隨身攜帶藏匿林間，亦未喪失，可謂不幸中之大幸。據誓流兄述告當時被游擊隊衝擊情形，實異常驚險。在我晉省後，詹秘書得知黃副司令蓄意收編游擊隊，恐其受人欺騙，引狼入室，故在局勢混亂中，先從清修寺撤至後湯根據地，並將署中印信、密碼、重要文件及會計帳冊等，均分別指定人員負責保管，遇有游擊隊衝擊時，迅即攜帶向後山走避，往預行指定之隱蔽地點匿藏。因事先有此週全部署，暨各同仁亦忠於職守，故雖變起倉卒，萬分危急之時，均能不顧私人衣物，而全力保全公物，此種精神，尤足感佩。在游擊隊匪徒竄入後湯山村後，特別搜索鈐印與電臺及密碼簿，蓄意在混亂中，冒用專員公署名義，以圖號召羣魔，霸佔一方，亦足見其野心之大，如獲得逞，其危險性之高。

黃鑄吾副司令被游擊隊劫走後，即不知下落

。我在通知保安處時，並請慎擇繼任人選。不久省政府發表阮西震為四區副司令，西震兄亦畢業黃埔軍官學校，不特嫻於軍旅且雅擅吟咏。時專署初建克難公園，古寺清溪，頗饒景色，深山窮谷中，得此花木扶疏之園地，署中同仁暨地方人士頗多題咏。西震兄詩才敏捷，嘗連續廣和，以為挑戰；我則推敵費時，應戰頗苦。一日思得一計，以人海戰術反擊，在十一尤韻中，將牛字之典實與俗諺搜羅殆盡，窮三日之力，成詩十餘首索和；彼覺已無用武之地，不得不宣告屈服。此則因居在四圍日寇烽火中，為唯一苦中作樂之消遣方法。嗣西震兄出任縉雲縣長而離職，良儔遠離，不禁黯然若失者久之。

大力整頓觀感一新

當游擊隊衝擊專署，宣平縣城亦緊張萬分。葉縣長不堪長期處於戰亂之中，驚悸成疾，堅請辭職。我見其精神恍惚，實不堪負責縣政，乃為轉呈省府，並保薦誓流兄繼任。黃主席亦知其幹才，並經數次應變表現之能力，阮廳長係其舊長官，當然照准提出省府會議，誓流兄接事後，大力整頓，全縣上下亦觀感一新。

至八月間浙贛會戰已告結束，浙江省政府已遷至雲和作為臨時省會。是時浙東金衢嚴三舊府屬，除淳安、開化兩縣外，均被敵軍繼續盤據之中。檢討各縣處理應變，依照專署早時之督導指示，大致均能鎮定因應。如警察鄉鎮自衛隊人員槍械，未有潰散與損失；積穀、公糧、糧稅冊籍等，均已運至撤退根據地；地方具有聲望人士，

亦已及時疏散，未有受敵僥倖利用者。其中以蘭溪、湯溪撤退一切最有秩序。永康、金華在臨危之際，雇集民伕，協助各機關、銀行、報館後撤，亦屬難能可貴。

義烏章縣長原本體弱多病，在敵人大軍衝擊之下，病體更不能支，幸本署楊視察及時前往，章縣長如獲救星，為授權指揮應變工作，當時即請其代理縣長。事後章縣長來函詳述臨時擅行派代經過，並極稱道楊視察沉着指揮部署之才幹，並表示病體實不勝繁劇，擬呈省辭職，希望能由楊視察接任。接着楊視察亦來函陳述，當時接受章縣長委派代理，因章縣長再三說明，非有代理名義，對內對外均難以發生指揮效力，故必須有此名義，方能應付危局。基於公之使命及與章縣長之私交，當此緊急時際，不得不從權接受。今章縣長又推薦其正式接任，曾經當面告知，絕不接受，縱省政府准章縣長辭職，明令派其繼任，亦將堅決呈辭，否則將陷本人於不義，且對專署亦有安排私人之不利影響。最後並謂章縣長操守廉潔，任事負責，對人誠懇，政聲甚好，實不應讓其輕易離去；俟局勢稍定，經數月調治，病體當可痊癒，本人當力勸其不必呈辭，希望專署再加慰勉。我接楊視察懇切詳函，對其忠勇任事，義利之間能持大體，至為讚佩。經分函慰勉，嗣局勢稍定，章縣長病體亦漸痊癒，楊視察即返署覆命。我將此專述告阮廳長與黃主席，亦邀同聲嘉許。嗣在金華收復後，為加緊復員善後工作，省政府發表楊視察為金華縣長，可謂獲得應有之拔擢。（下期續完）